

# 论铁凝的文化磨合与文学追求

## Tie Ning's Cultural Crossvergence and Literary Pursuits

李继凯（Li Jikai）

**内容摘要：**古今中外化成现代，其间贯穿着各种形态的文化磨合。近现代以来，很多文化名人和著名作家都是在文化磨合中逐渐形成自己的文化观、价值观并展开文学追求的。铁凝也是如此。她在历史新时期、新世纪，通过古今中外的文化磨合，展开了自己的文学追求，创化并形成了自己的“三立”人生和文学世界，从而成为中国当代最具标志性的代表作家之一。铁凝持续接受和创化了其所接触的古今中外文化思想资源，并经过创造性的磨合、整合形成了自己的文艺观念，展开了屡被传为佳话的文学追求。显然，单一文化资源不能成就杰出而又丰富的铁凝。恰是多元多样文化的相遇与磨合成就了铁凝，在她逐步接纳“世界文学”的同时也走向了世界。而她的成长过程也很有读书励志、创作济世的意味，更有开阔心胸、有容乃大及温暖人间等方面的有益启示。

**关键词：**铁凝；文学追求；文化磨合；“三立”人生；世界文学

**作者简介：**李继凯，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人文高研院首席专家，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文人书法。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华思想通史”【项目批号：20@ZH206】阶段性成果。

**Title:** Tie Ning's Cultural Crossvergence and Literary Pursuits

**Abstract:** The modern era arises from the interplay of ancient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es, characterized throughout by diverse forms of cultural crossvergence. Since modern times, many prominent cultural figures and writers have gradually developed their cultural views and literary pursuits through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crossvergence. The same is true of Tie Ning. In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 she cultivated her own literary path through the fusion of Chinese ancient and modern culture with foreign influences, creating her distinctive “Sanli” life and literary world. Tie Ning has continuously absorbed diverse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resources and, through creative integration, formed her own literary concepts and pursued storytelling that resonates widely. Clearly, no single cultural resource could account for the richness of her work. It is precisely the encounter and negotiation

of diverse cultures that have shaped Tie Ning. As she gradually embraced “world literature,” she also reached out to the world. Her development is inspiring both in terms of cultivating a passion for reading and a sense of literary mission to benefit society, and in fostering broad-mindedness, magnanimity, and human warmth.

**Keywords:** Tie Ning; literary pursuit; cultural crossvergence; “Sanli” life; world literature

**Author:** Li Jikai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Chief Expert at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His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cholar calligraphy (Email: 18629358610@163.com).

铁凝是中国当代的杰出作家和文艺领域名副其实的领军人才，也是有较大影响的世界级文化名人。而由古今中外文化交汇化育亦即“文化磨合”成就的“文化铁凝”或“铁凝现象”，使她成为当代中国文人的杰出代表，并在中国当代文学、文化发展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古今中外化成现代，其间贯穿着各种形态的文化磨合。可以说，近现代以来很多文化名人和著名作家都是在特定时代的文化磨合中形成自己的文化观、价值观并展开文学追求的。铁凝亦是如此。她在新时期和新世纪，通过古今中外文化的持续磨合展开了自己的文学追求，促成了自己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创化并建构了自己的“三立”人生和文学世界，从而成为中国当代最具标志性的代表作家之一。铁凝是一位创作成果丰硕、精神世界丰富的作家，这里仅主要从“文化磨合”的视角对其屡被传为佳话的文学追求，进行一些初步探讨。

## 一、磨合与成长：铁凝的知识积累和文学追求

本文所说的磨合主要指的是文化磨合，而“文化磨合论”则是对文化运演、文化创造规律的一种概括与揭示。其间格外强调了文化差异、平等前提下进行磨合的必要性、重要性及过程性。世界上举凡大作家都是在持续学习和磨合中积累丰富的知识、养成作家的才干，并在古今各种文化场域探求适合于己的文化/文学观及表达方式。铁凝在文坛的崛起，也有这样的在磨合中建构、在磨合中成长的过程。笔者曾受邀为美国《东西方思想杂志》(*The Journal of East-West Thought*)编特辑《文化磨合视阈中的东西方文学》(*East-West Literature in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rossvergence*)，并在“引言”强调：东西方文学/文艺其实都是这个小小寰球上的文学/文艺，无论文学/文艺之花多么缤纷美丽也都是来自人类的文化创造。但由于历史、地理、语言、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差异，东西方文学/文艺也有诸多不同。对这些实存的不同，我们既要进行比较分析，更要在超越二元对立的前提下，不

断寻求其沟通、交流、互鉴、共享的可能性。而这个文化对话、文化运演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东西文化或异元文化之间的“文化磨合”过程。文化磨合论作为东西方诸多文化学说中的一种，它看重和强调的恰是多元文化或异态文化之间的关联性、适配性、吻合性、调适性、互动性，既看重文化主体性以及差异性、矛盾性，更看重“主体间性”以及共同性、和合性。一方面，文化磨合之说是理想的，旨归于“异而能和”、“磨而能合”的“和而不同”，从而逐步实现多元共存、共生共赢、互补互惠、分享永享的“共享主义”。另一方面，文化磨合之说更是现实的，因为当下人们就实际处于各种各样的“磨合关系”中，通过实际且高效的磨合即可建构相互吻合、相互适配的各种“命运共同体”。同时在笔者看来，实现真正理想化的“整合”或“融合”其实是非常困难乃至是虚妄的，因为在实践层面总有个以“谁”为主体进行整合与融合的问题，而这个“主体”或“本位”之争恰恰是许多族群、国家纷争不已的深层根源。从个人的“适者生存”到家庭的“和睦幸福”，从国家的“和谐发展”到人类的“命运共同体建构”，凡此种种都非常需要磨合，其间也都实际存在一个不断磨合的过程和相对易于达成的磨合境界。<sup>1</sup>显然，在文艺/文化方面更需要磨合尤其是文化磨合，更要讲求多元多样、百花齐放，更要实行包容兼容以期有容乃大。

铁凝出身于艺术之家，从小深受文学艺术的熏陶。当年看着铁凝成长起来的作家汪曾祺说：“她有时表现出有点像英格丽褒曼的气质，天生的纯净和高雅”，“铁凝有一个值得叫人羡慕的家庭，一个艺术的家庭。铁凝是在一个艺术的环境里长大的”（183、181）少年时期的铁凝之所以有很好的文学艺术及人格品德素养，主要便得益于那个时代的阳光教育和艺术家庭熏陶。幸运的是，在青少年时代，铁凝在中学阶段就阅读了不少的中外文学名著，语文教科书上也多是文学作品，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影响到铁凝，引导她踏上文学创作之路。每有作文，她的构思和表达也越来越具有文学性。比如她会将命题作文《记一次学农劳动》进行想象性的写作，结果便有了具有小说特征的6000余字的《会飞的镰刀》。当铁凝父亲见到此文后，在鼓励铁凝的同时还去征求老朋友、著名作家徐光耀的意见，由此得到了更多的鼓励和指导。也正是在与前辈沟通、学习的过程中，铁凝积累了更多的知识，修养也在逐渐提高。铁凝后来撰文回忆她接触著名作家的过程和心得：“我受了一位大作家毫不含糊的肯定，15岁的心被激荡起来，那晚在古莲池里故意多穿几个亭台走着，斗胆梦想着成为一个作家，并发誓去追求作家所应具备的一切”（《让我们相互凝视》 74）。她也先后得到了众多编辑们的欣赏和支持，在与编辑们的交往过程中也多受启发和鼓励。铁凝无疑是具有正能量的

<sup>1</sup> 文化磨合论与西方新对话主义以及中国现代文化思潮都有内在相通之处。参见 丁子江：“新对话主义与当代西方儒学的趋向”，《文化软实力研究》2（2023）：49-61；李继凯：“‘文化磨合思潮’与‘大现代’中国文学”，《中国高校社会科学》5（2017）：147-154。

作家，是一位心诚意挚地追求彰显人间大美尤其是真善美的作家，相应的，她由此也逐渐成长为心细如发、善于观察更善于表达的人民作家。而这一切都基于她善于学习、兼容并包、巧妙融会、注重磨合的文化修养和能力，亦即作家创作主体建构包括价值观、伦理观达到的理想状态，使她拥有了大作家所能拥有的“澎湃动能”和文化创作力。铁凝曾就文学积累、文化修养及写作资源等问题介绍过自己的情况：“我父亲是画家，母亲搞音乐，所以对音乐和绘画我都有一些耳濡目染，但这是营养的底子，还不是资源。我注重并无疑地相信的是中国土地上的人和事，本土的资源，这是更结实的泥土里的东西（……）我希望在写作中获得的是本土资源、个人感受、世界眼光和母语精髓的融合”（於可训 1887）。这种融合其实就是诸多文化元素磨合的结果。比如铁凝心中“文学是灯”的意象，就来自美国学者 M.H. 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镜与灯》及鲁迅关于“文艺是灯火”的启示，来自古今中外美好作品潜移默化的滋养，也使她拥有着追逐光明的向往和冲动，这也是她能够不断读书尤其是阅读文学经典的强大动力，并最终使她超越了低学历（高中）而成为杰出的文人作家，创造了我国当代文化史上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正是由于有这样坚定信念，她才会在艰难时世中也热衷于阅读经典，她的其它回忆也证实了这点。<sup>1</sup>

文学是灯，或许它的光亮并不耀眼，但即使灯光如豆，若能照亮人心，照亮思想的表情，它就永远具备着打不倒的价值。而人心的诸多幽暗之处，是需要文学去点亮的（……）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开始，在阅读中国和外国文学名著并不能公开的背景下，我以各种可能的方式陆续读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普宁、契诃夫、福楼拜、雨果、歌德、莎士比亚、狄更斯、奥斯汀、梅里美、司汤达、卡夫卡、萨特、伯尔、海明威、厄普代克、川端康成等品貌各异的著作。虽然那时我从未去过他们的国度，但我必须说，他们用文学的光亮烛照着我的心，也照耀出我生活中那么多丰富而微妙的颜色——有光才有颜色。而中国唐代诗人李白、李贺的那些诗篇，他们的意境、情怀更是长久地浸润着我的情感。（《以蓄满泪水的双眼为耳》156）

这种酷爱阅读中外名家作品的习惯成就了铁凝，为她后来能够从事小说、散文、评论（包括文学艺术评论及致辞报告等）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创构文学伦理学批评体系的著名学者聂珍钊也指出：

<sup>1</sup> 铁凝还回忆说：“我产生要当作家的妄想是在初中阶段。我的家庭鼓励了我这妄想。父亲为我开列了一个很长的书目，并四处奔走想办法从已经关闭的市级图书馆借出那些禁读的书。”

参见古耜选编：《江山如画》，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21年，第197页。

文学作品的伦理价值和审美价值并非对立，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审美价值是从文学的鉴赏角度说的，文学的伦理价值是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说的。我认为，对于文学作品而言，伦理价值是第一位的，审美价值是第二位的，只有建立在伦理价值基础上的文学的审美价值才有意义。而且，我们没有必要担心强调文学的伦理价值和道德倾向可能损害审美价值，相反，缺乏伦理价值倒有可能损害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101）

据此考察铁凝作品，其看重伦理价值的创作取向是非常鲜明的，但和文学文本的审美价值并不是分割的、对立的，而是紧密相关、浑然一体、相互依存的，于是其文学才具有了基于伦理价值而来的审美价值和意义。

正是基于文化磨合而来的创作主体形成了巨大的知识宝库和丰沛的审美素养，其中的文学伦理建构在铁凝这里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许多资料表明，来自高中的积累、家庭的教育、知青的体验、农村的认知、创作的尝试，还有持久的学习，日记的坚持等，都是铁凝日渐进步、渐性磨合的过程和体现，即对她的成长都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不过，文学创作与“广义”学习的关系固然重要，但也要有丰富而又深切的现实生活作为支撑。为此，她曾于1975年高中毕业后便毅然去了距保定100多里的博野县张岳生产大队当了插队知青。事实证明，铁凝作为知青式的农民是优秀的，作为农民式的作家也是成功的。白天她像农民那样干各种农活，晚上则挑灯夜战，读书思考，伏案写作，在这个过程中，她需要适应，要在从城市到乡村的转换中，有意识地磨合磨炼自己。就在这样的过程中，她写出了《夜路》《蕊子的队伍》等短篇小说，陆续发表在多家文学期刊上。1979年，铁凝结束了4年插队生活，回到保定，成为文化局创作组一名创作人员。后来，她成为了河北省文联的专业作家，2006年又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早在1982年，年仅25岁的铁凝便发表了成名作《哦，香雪》；1983年，她创作了第一部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被峨眉电影制片厂改编为电影《红衣少女》，轰动一时；1988年，她第一部长篇小说《玫瑰门》在《文学四季》创刊号发表；1996年出版了5卷本《铁凝文集》；进入21世纪，铁凝佳作迭出，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大浴女》和《笨花》等，200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9卷本《铁凝作品系列》。自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之后，铁凝在文学艺术管理岗位上投入了更多的时间精力，业已明显影响到创作，但总体看，铁凝在文学创作和行政管理方面都体现出了她对文艺/文化事业的热烈追求，且辛勤付出都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

作为对文学事业的热烈追求者，铁凝无疑是成功的，且有非常好的口碑。有许多著名的新老作家、评论家对铁凝都有好评，如孙犁、徐光耀、汪曾祺、雷达、白烨、李敬泽、阎晶明、陈晓明等，都通过文章、发言或访谈称扬过铁

凝。<sup>1</sup> 老年的汪曾祺甚至专文评说铁凝，给出了“非凡”的赞誉。但大家都充分肯定的一点是：铁凝是一位善于学习尤其是自学成才的人，是一位文艺细胞发达且较早展开对文学自觉追求的人。作为一位酷爱自学、酷爱文学的人，铁凝有时也像孙犁那样清正而又执着地追求“纯文学”，并在“上山下乡”后依然持续努力建构自己的智识谱系库及情感金字塔，尽管世道坎坷世态炎凉，中国的现代人和文也都特别复杂，但经过古今中外文化的磨合，使得铁凝的上下求索终于有了丰硕成果，也有了很高层次的文化创造并达到了“会当凌绝顶”的文学境界。笔者认为铁凝无疑是当代中国的代表作家之一，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学史上显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她作为一位杰出作家，其综合的文化 / 文学素养来自于古今中外文化的“受容”和“磨合”，对古今中外文化元素的高效吸纳和重构，形塑了一个叱咤文坛的铁凝，也证明了她本人恰恰就是诸多文化思潮和文化元素积极磨合而成的一个杰出代表。

在铁凝的文学追求过程中，她有着明确的目的性和现实性，其间也包含着她对文学的一往情深和细微理解。铁凝曾在纪念自己“亲敬交加”的汪曾祺先生时写有《相信生活，相信爱》，其中明确指出：“我想说，实际上汪曾祺先生的心对世界是整个开放的，因此在故事的小格局里，他有能力呈现心灵的大气象”（“相信生活，相信爱”第24版）。在第九次作代会闭幕式上，铁凝还特别用“责任”一词与大家共勉：当重新回到书桌前的时候，我们领受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sup>2</sup> 她看重作家的责任心，看重作家描写人物的悲欢，这与强大的“文以载道”的伦理传统息息相关。所谓中国“大现代”文化，就是“古今中外化成现代”的集成文化、多样文化，其中有对古代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有对世界文化广泛的接受和借鉴，也有逐渐增强的国际化传播。就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诞生了“铁凝现象”。她的文学成就和她的传奇故事都非常引人注目，并在各种各样的关注和言说中被重构被激活，生发出各种各样的意义。由此衍生或次生的“铁凝文化现象”（包括各种各样的评论与研究、小说改编及媒体传播等）也相当丰富，这种“铁凝文化现象”本身也值得从很多层面或维度上进行深入细致的探究。换言之，铁凝的知识谱系是在古今中外文化知识积累中建构而成的，其思想文化/文学的构成即得益于古今中外文化观念或学说的磨合及启迪，既有传统文化，也有外来文化影响的影迹，更有她深入其中的民众日常生活与现实文化带给她的丰富体验、强烈刺激及无穷暗示。铁凝试图将这一切磨合而成一种文化力量，切实推动国家发展、人民事业的现代进程。她的文学观都是在古今中外文化磨合语境中生成的话语体系，也带有与具体语境相契合的文化修辞特征。比如她

1 铁凝广受好评还可以通过知网、读秀等学术平台提供的数据加以证明：截止于2025年3月12日下午6时，知网输入“铁凝”可获1204条信息，其中有博士学位论文4篇，硕士论文190篇；读秀输入“铁凝”，可获“知识”10036条信息，表明铁凝已经进入了当代人们的“知识谱系”。

2 参见汤诗瑶、陈苑：“再读铁凝”，《人民周刊》24（2016）：62-63。

的文学观念体现在她发表在《求是》《人民日报》等报刊杂志上的文章中。<sup>1</sup>

## 二、磨合与叙事：铁凝建构的文学世界

铁凝通过持续的文化磨合、生活积累，在“后古代”即“大现代”（特指古代之后的历史）时空中逐渐建构了自己的文学观，明确了自己追求的文学目标，并通过持续的文学创作建构了自己特色鲜明的文学世界。在她的文学世界里也体现了一种“大现代”的文化观念，具有通古今之变、通中外之广和通人类之爱而来的思想与艺术相统一的三大特征。在文学叙事上也显示了逐渐磨合而来的文学个性及其叙事特色。陈晓明对此有一段精辟的概括，他说：

作家铁凝算是少年得志，刚满 23 岁就出版小说集《夜路》，其中的流畅明丽令人惊异。有相当好的家学渊源的铁凝早期作品显出独特的纯净之气，一篇《哦，香雪》让文坛刮目相看。之后铁凝的创作渐趋丰富，既有引起争议、成为彼时社会个性解放的象征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也有广受好评、以不同视角反映知青生活状况的《麦秸垛》等（……）铁凝真正写得有声有色的还是充满人情味的小故事，对人性的本真描写和细腻刻画使得小说极为生动，而历史终于在作者笔下变成一根细细的线绳，横枝蔓逸，也许因此可以更清楚地看清历史的真相。（58-59）

铁凝从早年的流畅明丽的叙事，到新世纪初“大历史中的小叙事”，也由此走向宽阔视野的超越性别的宏大叙事，在更高层面追求着普遍人性的健康与和谐发展。还有她那不绝如缕有时也会如泉喷涌的散文叙事，以及那些适时表达的评论佳句，都能彰显出铁凝“凝眸聚神”于文学创作数十年所取得的堪称辉煌的成就。她的很多作品都是书店的畅销书、常销书，也有很多作品被译介到了许多国家<sup>2</sup>，同时拥有许多研究者，且已铁定进入或不断进入各种新写或重写的当代文学史。

铁凝笔下呈现的文学世界无疑是丰富多彩的，叙事技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她的众多小说、散文都有着丰富的内容和斑斓的艺术色彩。在早期练笔阶段，她的《夜路》《蕊子的队伍》等短篇小说，单纯地映现出上世纪 70 年代“单纯”的光影。到了 80 年代，她对真善美尤其是美好女性情感世界的彰显业已构成她的文学特色。1982 年，铁凝发表了《哦，香雪》，次年又发表了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同时借助于镜像时代的改编，这部作品以《红衣少女》之名，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铁凝及其小说的影响。其情形与

<sup>1</sup> 参见铁凝：“新时代中国文艺的前进方向”，《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2019）：88-89；铁凝：“歌以咏志 星汉灿烂”，《求是》10（2024）：36-42；铁凝：“江山多胜迹 炳耀新文明”，《求是》22（2023）：33-37；铁凝：“继往开来，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人民日报》2021 年 7 月 13 日，第 20 版。

<sup>2</sup> 参见张炯编：《中国现当代小说史》（上），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22 年，第 424 页。

路遥的《人生》及电影改编的轰动效应很相似。铁凝也和同时代许多作家一样，从短篇走向了长篇，并于1988年推出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玫瑰门》。在铁凝的文学世界中，总体看不以“量大”取胜，而是以“质优”赢人。如《无雨之城》《大浴女》《棉花垛》《玫瑰门》《麦秸垛》《孕妇和牛》《笨花》《永远有多远》《火锅子》等，可谓美篇连连，亦如炊烟袅袅，山水书画，在发掘日常生活美、女性心灵美方面，走在了时代前列。其中尤以长篇小说《大浴女》和《笨花》为世人瞩目，在评论界也引起了相当广泛的讨论并奠定了她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重要地位。在她的笔下，曾悉心地描述一位住在北京弄堂里的女孩白大兴，从小就因单纯可爱的性格而深受大家喜爱。然而她的克己和慷慨的精神并没有让她获得她想要的爱情。她总是准备好为别人奉献自己，结果却被她们抛弃或利用。但最终她的选择却出人意料，仍旧执着于提升自己的灵魂。由此可以看到，铁凝有一个绵延的巧妙的“灵魂提升叙事法”，通过“灵魂升华叙事”赋予文学文本以内在的魅力，也切实地提升了文学伦理的高度和境界。其笔下的主人公（如《午后悬崖》中的韩桂心、《对面》中的“我”、《大浴女》中的尹小跳等）大多能够在生活中注重反省本身，企望由此提升灵魂而避免沉沦。提升灵魂、力避沉沦，这就是铁凝的努力将生活追求与叙事追求统一起来的文学追求。最终则臻于大爱无边的“清澄”境界：“真正的清澄绝不是单纯的明快，真正对生活的体贴和爱是从最初穿越了很多苦难、毁坏，甚至是地狱的某一段，仍然没有沉下去，而是一再地上升。最后达到的境界才是澄明。要直接从一点到达另一点，是虚伪、轻飘、不可能、不真实的”（於可训 1886）。由于有了如此这般的叙事方法方面的整体思考，铁凝在人物形象、情节结构过程中，便自觉投入了更多的心血，更加注重对情节合理性、心理真实性以及笔墨使用量的把握。

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铁凝这里也得到了印证。她的父母是艺术型人才，她亲近的作家徐光耀、孙犁等也都在影响着她。在少年时期的铁凝心目中，孙犁是偶像一般的存在，她像很多文学青年一样，迷恋孙犁的文字带给她的愉悦。后来，铁凝有了几次和孙犁的见面与接触，她早期小说作品《灶火的故事》曾在孙犁帮助下发表。这对铁凝产生了很大的激励作用，也引导她进入了“荷花淀派”的文学世界，更加贴近并弘扬了“诗化小说”的叙事传统。<sup>1</sup>在铁凝心目中，孙犁是一个从未脱离过人民，从未放弃过最普通老百姓的作家，她也要像孙犁那样成为人民的作家。在贴近和融入民众生活的过程中，到农村的四年插队生活对铁凝人生和写作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铁凝曾这样介绍过：乡村是其从学校到社会的第一个落脚点，也从农村生活、劳动中体会到一位老作家的话确有道理——在女孩子的心中，埋藏着人类原始

<sup>1</sup> 参见苗雨时：《荷花淀派研究资料汇编》，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384页。其实，铁凝在青少年时代也写过数十首诗歌，对诗歌也有一定的修养，这也是其文学语言带有诗性的原因之一。也许将来这些诗歌能够面世，为学术研究提供新的史料。

的多种美德。她还从乡村生活中受到了磨炼和提升，尤其是在人生磨难中要坚强且不失温情。由此她也形成了一种“温暖型文学观”，就是一个作家固然可以写灵魂的沉沦，可以写黑暗与悲伤，最后还是应该有能力让你的灵魂上升。写温暖是不容易的，写温暖也需要你有犀利的眼光和大的悲悯，不是说让你放弃对现实的批判精神。由此她坚信：“作品要有光和热，首先作家自己的心里要有光和热”（“文学应该有能力温暖世界”第11版），由此可见，铁凝的人格、气质和大度及人文思考，使她的人与文获得了惊人的一体化呈现。而她的优雅纯正、温暖温婉不仅从她的创作中体现了出来，而且也从其“社会服务”的行动中体现了出来。比如，铁凝在文学追求过程中确实获得过许多国内外重要的文学奖项，但当她担任中国作家协会领导之后却严于律己，表示其作品不再参与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任何文学奖项的评选。这种理智回避也表现出了她对更高人生境界的企望，体现出了具有崇高性的文学伦理精神。<sup>1</sup>她的其他作品如《隐匿的大师》《让我们相互凝视》《以蓄满泪水的双眼为耳》《海姆立克急救》以及诸多回忆中外师友的美文，也都是其心灵美的细腻呈现。

即使在“性描写”方面，铁凝也拥有纯正的文学观念。在她看来，“性的意义可以是很开阔的，有大的母爱的母性的东西在里面（……）土地、庄稼和女人之间的紧密联系在于亘古不变的母性，她滋养着我们，哺育着我们，我们在最危难的脚步不稳的时候感到她们踏实和可以依靠”（於可训1884）。在铁凝精心创作的农村三部曲“三垛系列”中，就有一些细致入微的性描写，揭示了人物懵懂而又萌动的性意识，大芝娘（《麦秸垛》）、米子（《棉花垛》）和十三苓（《青草垛》）等人物在性意识的显示方面各有特点，并由此进入生命样态的真实呈现，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质朴而又博大的爱可以超越苦难和性爱的自私，从而显示了巨大的包容性。在铁凝笔下，性的描写比较清纯唯美，曲径通幽，精致入微。但有时也会基于女性立场而进行某种伦理道德上的审判，体现了另一种“纯净”。如小说《远城不陌生》细致描写女大学生郁南妮和已婚男人苏怀胄越轨的性爱及其苦涩的感情纠葛，着重揭示了已婚男性偷腥却又珍爱“自己身上的每一片羽毛”的虚伪。

面对人间和文学无法回避的性恋现象或性际关系，铁凝曾坦陈：“我的态度是只要是作品中的人物必须经历，不经历不足以表达其精神深处的微妙层面，我就坦然地面对，不忸怩也不回避。性可以写得很污秽，但对严肃文学来说，它与人的精神生活应该是相通的，它可以而且应该写得很干净很美”（於可训1885）。铁凝笔下很少有“越轨的笔致”，不仅在性描写方面，即使在描写人物内心的罪恶感，也不是淋漓尽致地彰显丑恶与罪孽，而是给人

<sup>1</sup> 据悉，铁凝的长篇小说《笨花》被推荐为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参选作品，普遍被认为是最有竞争力的作品之一。然而铁凝果断“撤出”，从而与“茅奖”擦肩而过，却由此也赢得了更好的口碑。

以积极的引导：要勇敢面对，要由恶向善。由此体现出了“正大光明”的文学伦理观念及“文艺性学”思想。这在她的一系列作品如《无雨之城》《大浴女》《何媒儿寻爱记》《永远有多远》和《孕妇和牛》等小说的叙事中，都有较为充分的体现。这些小说或写错综复杂的婚外情，或写向传统道德挑战的“第三者”，或写无性无爱的婚姻，或写包容有外遇之夫的“贤妻”，或写人之母的红杏出墙，或写百折不挠的求爱者，或写只图占有享受的渣男，或写一路狂欢却屡屡酿成恶果的渣女，写尽了性际关系中的众生相，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女性问题。特别是长篇小说《大浴女》，成功塑造了尹小跳这样一个既纯情、善良又有自省和自尊精神的新女性形象，也生动地刻画了她的妹妹尹小帆、她的朋友唐菲、孟由由等不同性格与命运的一代新女性。作为一部当代忏悔小说，《大浴女》以尹小跳的自我反省为基本结构，讲述了一个当代青年如何摆脱俗世烦恼与困惑，从而走向了“内心深处的花园”的故事，体现了某种超越俗世的精神价值。<sup>1</sup>由此也还是体现了“如何写性”的良善伦理与审美书写的统一。

### 三、磨合与树立：铁凝的自我实现和“三立”人生

古人的“三立”作为士子人生价值旨归，主要指向两种不朽，一是通过生命本体的“保姓受氏”、“世不绝祀”，来保持血脉相传，这就是生命基因传承；二是通过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追求，从而达到“不朽”的境界，这就是精神文化生命的影因传承。从看重生命的长生不老及儿女香火，到看重立德立功立言，其间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陈来指出：“这就把一个祭祀文化——宗教中的‘不朽’观念转变成为一个完全人本主义的‘不朽’观念。这是文化发展中的创造性转化的实例”（125）。古代的“三立”学说无疑是伟大的人生论，值得在现代文化语境中积极继承和发扬光大。而中国式的“三立”人生追求，古今贯通却也会有嬗变和重构，有重要的创化与转换。比如，在古代主要指的是士子们要立德、立功和立言，脱不开传统文化甚至封建文化的约束和社会阶层的限制；在现代主要指的是读书人、个体人要立人、立家和立象，却也离不开“自我实现”的理想及中西文化的碰撞与磨合，但无论古代的“三立”，还是现代的“新三立”，本质上都是对生命价值的深度叩问与精神超越的探索，其人生目标均可指向“不朽的人生境界”。

显然，铁凝在立人、立家和立象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种人生的成功主要体现为高层次的成人、成家和成象。“立人立家立象”中的“立人”，意味着铁凝个人的成长和成功，不仅要立德（新道德）为人，而且要有女性的独立和自强；“立家”之路虽然曲折，却也不限于“成名成家”，也意味着能够兼顾小家、大家（集体之家）和国家，乃至人类家园；“立象”包括但不限于传统化的“以言立象”，还要实现其作为当代文学创作的升华。此外，铁

<sup>1</sup> 参见贺绍俊：《铁凝评传》，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8-189页。

凝的言谈举止、气质不凡所形塑的作家之象、女性之美、亲民之善以及耐心建构自我“小家”等也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和良好的口碑。有位河北老乡曾用朴素的乡音称她“小说写得好，模样长得俊”（秦景棉 172）。其实，铁凝的“心灵善又美”才是更根本、更重要的。

笔者还认为，从“大现代”文化视域中看待铁凝，应当允许不同学者表达各种观点，因为那些丰富复杂的文化名人，争议恰恰很多，相比较，铁凝的纯正和低调，使她拥有持久的良好声誉，争论较少，对其极端尖锐的批评几乎没有。她很谨慎，没有支持建立“铁凝文学馆”或“铁凝研究中心”等动议就表明了这点。铁凝实在是一个具有“女神”范和奉献精神的当代文人。她始终致力于勤勉地为了中国现代文化建设进行探路和铺路。她不仅探路、铺路，她还沿路而行，努力种树，主要通过文学常青树来树人立人、树文立象，并在传统文人“三立”的基础上，像鲁迅先生那样建构了“新三立”的现代文人的人生世界<sup>1</sup>，从而达到了很高的人生境界。当然，她与民国时期“自由文人”们不一样，她有很强的组织观念和现实需要意识。当代不少学者、评论家也像关注鲁迅等入世文人一样，经常关注铁凝及其作品。也可以说，正是铁凝给了这个时代特殊的视角，提供了相当丰富的阐释人生的资源，为此确实应该感谢她、关注她、研究她。而如何在世界范围传播铁凝这位既有创作力又有领导力的巾帼豪杰，显然更是一个当今具有世界性、时代性的命题。

铁凝作为当代中国文人作家的杰出代表，她的潜心自学、会通中西、持之以恒，她的唯实唯美、崇尚理想、不失童真、守护初心的文化 / 文学追求，至今仍像一束光，照亮了一条具有召唤和激励作用的文学之路。在铁凝成名作《哦，香雪》中，以诗化小说的笔触重点描写山村一群姑娘们看火车、想火车并憧憬美好生活的故事。一列列火车从山外奔来，使姑娘们不再安于父辈那种坐在街口发愣的困窘生活，使她们不再甘心把自己的青春默默掩藏在大山的皱褶里。为了新的追求，她们付诸行动，带着热爱和希望，坚强和热情，纯朴和泼辣，温柔和大胆，带着大山赋予的一切美德，勇敢、执着地向新的生活迈进，坚定前行。其间自有现实与浪漫的磨合，有着透明的心境和激情，即使“生活在变，生活里的人也在变，但是我们依然需要香雪”（於可训 1878）。铁凝还曾就“香雪精神”有这样的表白：“我是这样想的。生活不可能完全是香雪那样的，也不应该有这样的要求。但香雪是什么呢？她是人的灵魂中最柔软的部分，是那个最宝贵的存在，以后可能不是香雪，是其他人。比如司猗纹，她的灵魂的某个微小的不为人察觉的角落里有没有香雪的部分？肯定有。所以说，香雪的精神，香雪所意味着的人的灵魂中清澄柔软的部分应该被文学唤起”（於可训 1880）。在铁凝笔下最复杂的女性形象斯猗纹身上也有不泯的香雪精神，这本身也体现了铁凝对文学理想和文学伦理的深刻理解和不懈追求。

<sup>1</sup> 参见李继凯：“略论鲁迅的‘新三立’和‘不朽’”，《鲁迅研究月刊》9（2013）：4-11。

即使在她那部颇为沉重的旨在写出人性扭曲、女性异化的长篇小说《玫瑰门》中，在把生活的惨烈面撕开给人看的同时，也有正能量的传达和对善良的守望。铁凝一直关注社会和生活的各种变化，但她也一直保持着自己热爱文学的“初心”和“底色”。她曾在访谈中如此诉说衷肠：

我想每个人的生活和灵魂里都有一个底色，文学也有底色。这不变的底色其实是我最初对文学的认识。我心目中的文学是什么样子？是对人类大的体贴和爱。（……）这种对人类的大体体贴和爱，这种永不疲倦的激情，不一定是如香雪那样的体现。很多人读《玫瑰门》不寒而栗，忍受不了那样不美好的、扭曲的女性，其实这里面仍然是对生活不倦的体贴和爱，才有了作品里的愤懑、失望、忧伤和拷问。如果连爱和希望都没有了，那就谈不上失望，更谈不上把它们表现出来。（於可训 1879）

这意味着，在“玫瑰门”中仍然隐含着“爱和希望”，透现出“香雪精神”的微光。显然，面对铁凝这样的创作主体，读者最终会形成高尚、清明、纯正、婉约、清丽、超然、凝重、深沉、和谐、质朴、宏大等美妙印象，并在“立象”意义上不能忽视她的存在。

在文学之路的关键节点，铁凝经常会强调作家要有强烈的入世精神和担当意识。即使在她担任作协主席等领导职务期间，她也是以“人民之爱”“天使之爱”的代言人身份在言说，语重心长而非言不由衷。她时或表达总体看法，时或强调某个侧面。在她看来，文艺工作者要做的就是：一要振奋精神，二要聚精会神，三要潜心创造，四要勇于担当。还要珍视和传承独属于我们民族的优雅的精神遗产，要雕琢自己的灵魂，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大有作为，与时俱进，创作出不辜负大时代的杰出作品。如《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玫瑰门》《永远有多远》《大浴女》《笨花》等作品，都是与时俱进的标志性作品，且都引起了学界和大众的热情关注。恰如有的学者所说：“凭借着对生活和时代变动细致敏锐的感知、把握和严肃认真的表现，铁凝的作品在新时期以来文学发展的各个阶段都留下了鲜明的足迹。纵观其创作：既有青春的诗意、成熟的热情、睿智的幽默，也有冷峻的反思、严厉的诘问、深入的剖析，其渐进演化展示了作者丰富、灵动的表现力和创造力，也反映了作者在创作的不同阶段思考重心的转移”（赵艳 29）。事实上，铁凝相对纯正却并不单一和单调，她有着自己精神世界的丰富及文化个性的“凸圆形结构”，其中，不仅长期保持着开阔的视野和多样化的风格，而且也能自觉追求文学伦理的高度和深度，即内在地展示了她对于道德伦理问题不懈的深入思考与表达，同时在言谈举止、为文书写方面也对自己提出了要求。

铁凝的人生追求和文学追求都达到了当代文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或巅峰

状态。尽管人们在价值判断上会有不同的标准或参照系，但从历史的社会的主流的视角看，铁凝确已实现或基本实现了“大现代”文人的“新三立”。即如上所论，铁凝在“大现代”文化层面实现了“立人+立家+立象”，并由此达到了众多当代文人心向往之却实难达到的人生境界。笔者在此还要特别强调：其一，铁凝在“大现代”的历史新时期和新世纪，通过古今中外的文化磨合，展开了自己的文学追求，创化并形成了自己的“新三立”人生和文学世界，从而成为中国当代最具标志性的代表作家之一；其二，铁凝持续接受和创化了其所接触的古今中外文化思想资源，并经过创造性的磨合、整合形成了自己的文艺思想，展开了屡被传为佳话的文学追求，由此体现出开放、开源的文化眼光和胸怀；其三，恰是多元多样文化的相遇与磨合成就了铁凝，促使她在逐步接纳“世界文学”的同时也走向了世界，成为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铁凝”，而她的消解封闭、积极入世的成长过程也很有读书励志、创作济世的意味，更有开阔心胸、有容乃大及温暖人间等方面的有益启示。

### Works Cited

- 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Chen Lai. *The World of Ancient Thought and Culture: Religion, Ethics, and Social Thought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 陈晓明：“主持人语”，《新文学评论》1（2021）：58-59。  
 [Chen Xiaoming. “Host’s Remarks.” *Mordern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ism* 1 (2021): 58-59.]
- 丁子江：“新对话主义与当代西方儒学的趋向”，《文化软实力研究》2（2023）：49-61。  
 [Ding Zijiang. “The Trend of New Dialogism and Contemporary Western Confucianism.” *Studies on Cultural Soft Power* 2 (2023): 49-61.]
- 古耜选编：《江山如画》。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21年。  
 [Gu Si, ed. *A Landscape of Picturesque Grandeur*. Beijing: China Yan Shi Press, 2021.]
- 贺绍俊：《铁凝评传》。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  
 [He Shaojun. *A Critical Biography of Tie Ning*. Zhengzhou: Zhengzhou UP, 2004.]
- 李继凯：“‘文化磨合思潮’与‘大现代’中国文学”，《中国高校社会科学》5（2017）：147-154。  
 [Li Jikai.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Culture Break-in’ and ‘Broad-wide Modern’ Chinese Lit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5 (2017): 147-154.]
- ：“略论鲁迅的‘新三立’和‘不朽’”，《鲁迅研究月刊》9（2013）：4-11。  
 [—. “On Lu Xun’s ‘New Three Principles’ and the Idea of ‘Immortality’.” *Luxun Research Monthly* 9 (2013): 4-11.]
- 苗雨时编：《荷花淀派研究资料汇编》。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21年。  
 [Miao Yushi, ed. *Collected Research Materials on the “Lotus Lake” School*. Shijiazhuang: Huash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21.]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它·聂珍钊自选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Others: Selected Essays of Nie Zhenzhao*. Wuhan: Central China Normal UP, 2012.]

秦景棉：《春水》。北京：文化发展出版社，2020年。

[Qin Jingmian. *Spring Water*. Beijing: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2020.]

汤诗瑶、陈苑：“再读铁凝”，《人民周刊》24（2016）：62-63。

[Tang Shiyao and Chen Yuan. “Rereading Tie Ning.” *People Weekly* 24 (2016): 62-63.]

铁凝：“相信生活，相信爱”，《人民日报》2010年3月24日，第24版。

[Tie Ning. “Believe in Life, Believe in Love.” *People's Daily* 24 March 2010: 24.]

——：“继往开来，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人民日报》2021年7月13日，第20版。

[—. “Inheriting the Past and Opening Up the Future, Writing a New Epic of the Chinese Nation.” *People's Daily* 13 July 2021: 20.]

——：“让我们相互凝视”。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

[—. *Let Us Gaze at Each Other*. Shanghai: Orient Publishing Center, 2018.]

——：“以蓄满泪水的双眼为耳”。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

[—. *Listening with Eyes Full of Tears*.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6.]

——：“文学应该有能力温暖世界”，《人民日报》2006年12月13日，第11版。

[—. “Literature Should Have the Power to Warm the World.” *People's Daily* 13 December 2006: 11.]

——：“江山多胜迹 炳耀新文明”，《求是》22（2023）：33-37。

[—. “Many Scenic Spots in the Rivers and Mountains Shine with New Civilization.” *Qiushi* 22 (2023): 33-37.]

——：“新时代中国文艺的前进方向”，《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2019）：88-89。

[—. “The Path Forward for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in the New Era.” *World Socialist Studies* 2 (2019): 88-89.]

——：“歌以咏志 星汉灿烂”，《求是》10（2024）：36-42。

[—. “Singing to Express Aspirations, Splendid Galaxy.” *Qiushi* 10 (2024): 36-42.]

汪曾祺：《人间雅量》。兰州：读者出版社，2022年。

[Wang Zengqi. *Grace in the Human World*. Lanzhou: Reader's Publishing Company, 2022.]

於可训编：《改革开放40年小说百家档案》。武汉：武汉出版社，2020年。

[Yu Kexun, ed. *Archives of a Hundred Novelists over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Wuhan: Wuhan Publishing House, 2020.]

张炯：《中国现当代小说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22年。

[Zhang Jiong. *A History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Novels*. Taiyuan: Shanxi Education Press, 2022.]

赵艳：“罪与罚——关于铁凝小说的道德伦理叙事”，《小说评论》1（2004）：29-34。

[Zhao Yan. “Crime and Punishment: Moral and Ethical Narratives in Tie Ning's Novels.” *Novel Review* 1 (2004): 29-34.]